



# 时光里的古城——庆城

□ 王琳

若你曾驱车穿越黄土高原，便会懂那种视觉与心境的渐变——起初是无垠的塬面铺展至天际，沟壑如大地的掌纹纵横，风里裹着黄土的粗粝，连鸟鸣都带着几分空旷感。行进久了，视线里的单调渐渐被打破：远处的山峦从雄浑变得柔和，谷地间开始浮现零星的绿树与炊烟，再往前，一抹灰褐色的城郭轮廓从雾霭中慢慢清晰，像是黄土塬上自然生长出的一块璞玉，这便是庆城，一座藏在西部边陲、被时光温柔包裹的千年古城。

烙下“岐黄故里”的文化印记。

大多数人对古城的想象，或是江南水乡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，或是西北重镇的“大漠孤烟直”，而庆城却跳出了这些框架。它没有显赫的名气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，只凭着黄土层叠间沉淀的千年时光，让每一个周末或节假日里，都有四面八方的游客循着历史的气息而来。有人为周先祖“教民稼穡”的农耕文明溯源，有人为范仲淹驻守边防的家国情怀驻足，有人为岐伯与黄帝论道的中医智慧探寻，更多人则是想看看，这座号称“活着的千年古城池”，究竟藏着怎样的岁月密码。

当我们站在城南的文笔峰下远眺，整座城的轮廓清晰如展翅的凤凰：四面青山如凤翼环抱，东河与西河似羽翼绕城，北宽南窄的地势顺着道路自然延伸，恰如凤凰昂首向南的姿态，“凤城”之名便由此而来。这并非文人墨客的浪漫想象，而是大自然与人力共同雕琢的奇迹。

东面的柔远河，当地人更习惯叫它“东河”，自华池的深谷中蜿蜒而来，河水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温润，冲刷出沿岸的平缓谷地；西面的环江，即“西河”，从环县的沟壑间奔涌而下，水流更显清激，映着西岸的绿树与土窑。两条河如两条银色的丝带，自北向南在城南莲池的崂山湾处相拥，而后合流成马莲河的支流，缓缓流淌。千年来，这两河流水未曾停歇，既滋养了农田，也守护着古城的安宁，成了庆城人心中的“母亲河”。

若说地貌是庆城的骨架，那历史便是它的血脉。这里是华夏九州之雍州的旧地，每一寸黄土下都埋着文明的印记：周先祖不窋曾在此“教民稼穡”，将野生的谷物培育成可供耕种的作物，让农耕文明在黄土高原上扎下根来；北宋名相范仲淹曾在此驻守，抵御西夏的侵扰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家国情怀曾在这座古城的城楼上回荡；更有中医始祖岐伯与黄帝在此论道，《黄帝内经》的智慧从这里流传后世，为庆城

走进古城，最先遇见的便是文笔峰塔。这座古塔，是庆城八景之一的“笔架凌霄”所在地。塔身为正六边形，七层的塔身拔地而起，青砖上的纹路清晰可见，每层的檐角微微上翘，似要触碰云端。登塔远眺，东河与西河的流水、周礼广场的绿意、古城的灰瓦屋顶尽收眼底，风穿过塔窗时发出轻微声响，仿佛在诉说着古塔与古城温情的故事。

从文笔峰塔往前走，眼前的周礼广场便成了现代与历史对话的舞台。脚下青石板路凹凸不平，带着时光打磨的温润；身旁复刻的周代礼器雕塑静静伫立，鼎、簋、爵的造型勾勒出礼乐文化的轮廓；远处音乐喷泉与镜湖相映，与古礼雕塑的厚重形成奇妙呼应。沿广场缓缓前行，嘉会门的轮廓渐趋清晰，这座庆城古城现存最完整的南门，两侧圆形土筑高台尤为醒目，那是古城最古老的遗存，伸手抚过土台，粗粝的黄土颗粒在指尖摩挲，仿佛能触到先民一夯一杵间传递的温度。登上城门楼，南城风光尽收眼底：两河流水波光粼粼，周礼广场上游人熙攘，远处文笔峰塔默然矗立，历史的厚重与当下的鲜活在此刻重叠，让人不禁遐想，千年前的城门下，是否也曾有过这般车水马龙、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？

穿过嘉会门，顺着缓坡拾级而上，才算真正踏入古城的核心腹地。脚下的青石板路被往来脚步磨得光亮，两旁青砖灰瓦的老房子错落有致：有的是明清时期的商铺旧址，门板上商号刻痕虽已模糊，却仍能窥见当年的商业繁华；有的是居民自住的小院，门口红灯笼随风摇曳，偶有老人坐在竹椅上晒太阳，见了游客便笑着点头，一句“进来歇歇脚不？”的乡音，亲切得如同邻家长辈。

行至南街春巷门巷子口，一座古朴的牌坊豁然矗立，这便是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周旧邦木坊。牌坊始建于明弘治年间，四柱三楼三进的结构气势恢宏，木质梁柱上

的石雕与木刻尤为精巧：周代农耕场景里，农夫牵牛扛犁的神态栩栩如生，仿佛能听见犁铧破土的声响；吉祥瑞兽图案中，龙的矫健、凤的灵动、麒麟的祥瑞，纹路细腻得连鳞羽都清晰可辨。虽经百年风雨侵蚀，木质已泛出深褐，却丝毫不减庄严大气。牌坊正中央“周旧邦”三字，笔力苍劲，透着历史的厚重。据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，庆城曾有百余座各式牌坊遍布街巷，如今仅存此座静静矗立，成了古城历史最鲜活的“见证者”。

继续在古城深处穿行，巷陌如织，转角处，藏于城墙之下的鹅池洞忽然映入眼帘。走进洞内，潮湿微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这里便是庆阳著名八景之一“鹅池春水”的故地，凭洞远眺，对岸周祖陵的轮廓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山水相映间，沉淀着数千年的人文记忆。

离开鹅池洞，便步入古城的钟鼓楼。单听巷名，便知其来历：与巷尾那座古朴的钟鼓楼密不可分。巷子不宽，两侧低矮的老房屋错落排开，青砖灰瓦在时光里浸得温润。行至巷尾，钟鼓楼静静矗立，仿佛在低声絮语，诉说着这里的晨昏故事：清晨，居民推开木门的“吱呀”声混着炊烟味在巷里漫开；黄昏，夕阳给老墙镀上金边，晚归者的脚步敲打着青石板。这些在晨光暮色中重复的细碎片段，串起了古城的日常与过往，成了藏着时光与温情的记忆符号。

若想深度了解庆城的文化，几座特色博物馆便是绝佳窗口。庆城县博物馆内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文物静静陈列：周先祖时期的石犁、陶罐，无声诉说着农耕文明在此萌芽的轨迹；宋代的兵器、瓷器，勾勒出范仲淹驻守边关时的历史图景；明清时期的书画、服饰，则展现了古城人文荟萃的风貌，每一件文物都是岁月凝结的碎片，拼接成庆城从古到今的完整画卷。

岐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作为全国规模较大的中医专题博物馆，更是令人叹服。馆内数千件中医药文物

系统呈现了中医药文化的源流：从古代的药罐、药臼，到《黄帝内经》的早期刻本，再到岐伯与黄帝论道的场景复原，生动再现了中医药文化从起源到发展的完整历程。

农耕文化博物馆则以实物与场景复原相结合的方式，全景式再现了周先祖“教民稼穡”的历史场景。从开垦土地的原始工具，到培育作物的古老方法，再到承载着先民智慧的农耕仪式，揭开了黄土高原农耕文明传承的密码，让参观者直观体会到先民们与土地共生的智慧。

参观完博物馆，过柔远河继续前行，眼前景象为之一变。岳王洞养生小镇尽显新韵。青石板路蜿蜒向前，两旁苍松翠柏郁郁葱葱，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。山顶周祖祠内，周先祖不窋的塑像庄严肃穆，祠堂墙壁上绘制的“教民稼穡”壁画，线条间饱含着后人对先祖的敬仰之情。站在山顶观景台极目远眺，整座庆城的风貌一览无余：古城的灰瓦屋顶连成一片，两条如银色丝带的河水绕城而过，远处黄土塬层层叠叠，尽显黄土高原的雄浑壮阔。

当夕阳西下，庆城便换上了另一番迷人妆容。两河沿岸的景观灯次第亮起，红色的灯笼、黄色的暖灯、蓝色的河灯交相辉映，将河水染成一片流光溢彩。东河水面上，水幕电影光影摇曳，生动讲述庆城的历史故事。此时的古城，褪去了白日的喧嚣，多了几分静谧与浪漫，山色、水光、灯光交织成画，恍惚间让人忘却身处黄土高原，竟有了几分江南水乡的温婉。

如今的庆城，依然是一座“活着的古城”。它在时光流转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，既守护着四千年的历史根脉，又洋溢着当下的鲜活气息，让每一个到访者都能在这里与历史对话，与时代相融，找到属于自己的“千年记忆”。



湘乐宋塔

## 走近宁县湘乐宋塔

□ 石颢

初冬的风裹着子午岭西麓的枯木寒气，掠过宁县东部的源川沟梁，终于在湘乐镇的街口缓缓脚步。我循着风的踪迹走进这座古镇，目光还未及细赏街巷里覆着薄霜的青砖灰瓦，便被镇街西北圪地上那座突兀而立的古塔牢牢攫住，它像一柄被岁月磨钝的青铜剑，半截扎在冻硬的黄土里，半截刺破铅灰色的云天，周身裹着千年的风雪，却依旧透着一股不屈的挺括。这，便是我此行寻觅的湘乐宋塔。

湘乐镇的名字，初听便觉有几分雅致。查访后方知，此地汉时置襄洛县，后魏沿治，几经流转才演变为“湘乐”，单是这地名的变迁，便藏着半部陇东的历史。镇子坐落在子午岭西麓的林缘地带，距宁县城35公里，古时恰是京兆府通往西平府的古道必经之地。想象千年前，即便寒风时节，这里该也是驼铃叮当、车马辚辚的热闹模样：商队裹着厚棉袍，带着中原的丝绸、江南的瓷器在此歇脚，旅人捧着滚烫的茶汤驱散寒意，讲述远方的故事，而宋塔就立在古道旁，像一位沉默的老者，把往来的喧嚣、晨昏的霜雪，都一一收进砖石的纹理里。如今古道早已湮没在冻土之下，唯有这座塔还立在原地，成了那段繁华岁月最忠实的见证者。

走近塔身，才更觉它的奇特。这是一座六角七层的楼阁式砖塔，高约22米，顶部虽有些残损，却丝毫不减其庄严。最特别的是，它直立地面竟无塔基，仿佛是从冻硬的黄土里直接“长”出来的一般，自下而上逐层收分。伸手触摸塔身，粗糙的砖石上满是风雪侵蚀的痕迹，有的地方砖缝已微微开裂，露出里面浅灰色的泥土，那是时光啃噬的印记，却也让这座塔多了几分凛冽的风骨。细细打量，各层塔檐每面都伸出双抄华拱，五朵斗拱整齐排列，上承替木，虽历经千年，斗拱的弧度依旧清晰，仿佛能看见当年工匠们一凿一砌的认真模样。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平坐尤为精巧，平坐下的斗拱与檐下如出一辙，平坐上的直棂栏杆覆着薄霜，却仍能想见当年凭栏远眺时，手可触云、目可及岭的开阔。

第一层塔身的南北壁，各辟着一道拱形券门。南券门直通塔心室，昏暗中隐约能看见里面散落的碎砖。北券门则连着一个小小的龛室，留着几分肃穆。往上看，塔身各层每隔一面便设着真门或刻版门，搭配着直棂窗，真门是主角形的门洞，版门则刻着方形门框，双门半掩，像是在邀请路人推门而入，一探千年的秘密。

关于塔顶的残损，同行的友人说，湘乐镇还流传着一段饶有趣味的传说。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中秋，两位仙女偷偷下凡赏月，见人间百姓多受饥寒之苦，便约定在天亮前各做一件好事，且不能被玉帝察觉。姐姐说要赶制一万双布鞋，给光脚的穷人穿；妹妹则想建一座宝塔，镇邪扶正，让佛法护佑一方百姓。姐妹俩各自忙碌，四更时分，姐姐的布鞋已纳好，闲着无事便想跟妹妹开玩笑，学着公鸡叫了三声。妹妹听到鸡鸣声，以为天要亮了，顿时慌了神，急忙撩起衣襟，把身边的石头瓦片一股脑儿往塔顶一倒，草

草收了工。也正因如此，湘乐宋塔的塔顶看着比别的宋塔粗糙些，却也因这传说，多了几分童话般的温柔，让凛冽的冬日多了丝暖意。

我绕着塔身慢慢走，目光在砖石间游移，忽然发现有些砖块上刻着模糊的字迹，有的是单个的“福”字，有的是几句零碎的诗文，还有的像是人名。这些字迹大多已被风雪磨得淡浅，需得凑得很近，借着阳光才能勉强辨认。想必是不同时代的人来此，或感怀，或祈福，便随手在塔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这些字迹就像散落在时光里的拼图，虽不完整，却让这座冰冷的砖塔，有了温度，有了故事。

站在塔下仰望，云层厚重得似浸了墨，云层厚重得像压着雪，唯有几缕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落在塔身上，给砖石镀上一层微弱的光。偶有几片干枯的槐树叶被风吹过，打着旋儿落在塔脚，转眼又被风卷走。恍惚间，我竟觉得这风、这云，都是从大宋来的，或许千年前的某个冬日清晨，一位身着长衫的书生也曾站在这里，裹紧棉袍望着天空，吟出“塔势如涌出，孤高耸天宫”的诗句；或许某个黄昏，一位远行的商人牵着骆驼路过，驼铃在寒风中叮当作响，他站在塔下喝了口热酒，看云卷云舒，思念远方的妻儿……千年过去，塔还在，风还在，只是赏景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唯有那份对安宁、对美好的向往，从未改变。

宋代是个浪漫的朝代，连寒冬里都藏着诗词的韵律。仔细看着塔身，仿佛透过砖石，能触摸到那个年代的气息。望着塔我忽然想起，宋代的建筑最讲究“天人合一”，这座塔大抵也是如此。或许当年的工匠们，不仅是在建造一座塔，更是在把宋代的文化、宋代的审美，一砖一瓦地浇筑在这座建筑里，让它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载体，即便在寒冬里，也能传递出千年的温度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仍站在塔下不愿离去。橘红色的余晖穿过厚重的云层，洒在塔身上，给冰冷的砖石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，连那些斑驳的痕迹都变得柔和起来。塔影被拉得很长，斜斜地铺在冻硬的黄土地上，像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路。远处的湘乐街渐渐亮起了灯光，昏黄的路灯与天边的晚霞交相辉映，古镇的烟火气慢慢升腾，有人在门口唤孩子回家吃热饭，有老人坐在屋檐下围着炭火聊天，还有孩童在街上追逐嬉戏。这人间的烟火气，与塔的静谧形成奇妙的呼应；塔守护着古镇的岁月，古镇滋养着塔的生机，千年来，它们就这样在寒来暑往中相互陪伴，彼此成就。

夜幕彻底降临后，塔的轮廓渐渐隐在夜色里，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剪影，像一幅淡墨山水画。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犬吠，更显古镇的宁静。

回程的路上，我总在想，或许我们寻访古迹，不只是为了看一座塔、一块碑，更是为了与过去对话：与宋代的工匠对话，听他们讲建造的智慧；与过往的游人对话，听他们讲岁月的沧桑；与千年的时光对话，听它讲文明的传承。湘乐宋塔便是这样，它把宋代的风、宋代的云、宋代的文化，都封存在砖石里，等着每一个懂它的人，来轻轻叩响时光的门。



岐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



周礼广场



岳王洞养生小镇（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）